



HAL
open science

Rainier Lanselle

► **To cite this version:**

Rainier Lanselle. — . — - The Eleven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for Cultur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ang Studies , Jun 2014, Taipei, Taiwan. hal-01388596

HAL Id: hal-01388596

<https://hal.science/hal-01388596v1>

Submitted on 27 Oct 2016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藍碁 ——“一個女人肖像的演變 —— 從元稹的鶯鶯到金聖嘆的鶯鶯”

在它悠久的歷史中，中國文學並不缺乏在比較長的時段裡隨時演變的虛構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是馳名中外的崔鶯鶯。隨著歷史時代和社會秩序的發展變化，我們從她的例子里，無論是有關女人形象、男女關係、個人在社會約束中的自由選擇等主題上可以獲得寶貴並且豐富多變的信息與觀點。

我個人雖然對於唐代文學不過是管窺蠡測，但對於崔鶯鶯和張生的故事早有濃厚的興趣。近幾年來，我實際上在他們的陪伴下過了不少時間，而我最近完成的王實甫“西廂記”的第一個法語全譯本年底就要出版了。

鶯鶯的故事 —— 無論是“鶯鶯傳”里的，諸宮調里的，雜劇里的 —— 都是男人撰寫的故事。它描述的女人肖像是男人心目中的、想象中的，以女人為“他者”的典型形象。

元稹（779 – 831）的“鶯鶯傳”是少有的不包含任何超自然因素的唐代傳奇中的一個著名例子 —— 這是眾所周知的。儘管如此，我們真的能說這篇別名“會真記”的傳記小說沒有它的奇幻，或至少沒有它的詭異的成分嗎？從唐時代傳下來的這篇傳奇故事的特殊魅力全在於它的傑出的常中之奇的寫作標準，而它的奇妙與長處全依靠在一個語意含混，情緒不明確，心態矛盾並且雙重的極度模稜兩可的男女關係當中。

“鶯鶯傳”這顆明珠的吸引力部分地處在一個雙層的女性形象。在一個方面，這個姑娘具有她的非常天真，非常善良的面貌。在她獻身於張生之後，正在張生前往西安去應試準備離開普救寺之際，當她“獨夜操琴，愁弄悽惻^{ce2}”，她表現出一個令人感嘆的高尚的自我犧牲的態度：

“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

在張生名落孫山，而鶯鶯已經知道她一輩子再也不會和他團圓的時刻，她把一些禮物送給他的同時，在信函中寫道：

“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du40=戰死}。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 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

醜行，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這個崔鶯鶯的善良的、忠貞不渝^{yu}的形象在後來的文獻里屢屢出現。猶如宋代趙德麟（1061-1134）“蝶戀花”鼓子詞里，鶯鶯被寫成一個讓人深感絕望的，被一個典型的薄情郎所拋棄的忠實的少女：

“鏡破人離何處問，
路隔銀河，
歲會知猶近。
只道新來消瘦損，
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
豈料盟言，
陡頓無憑准。
地久天長終有盡，
綿綿不似無窮恨。”

但把張生寫成薄情郎是後來的操作。在當時的文獻里崔鶯鶯的形象顯得複雜得多，而她並不是後來描述中的受害者。相反的，她的負面的一面重復地被著重。

在五代韋^{wēi}穀^{hú}編選的《才調集》里，她被描寫成一個善於誘惑人的，比較冒險的姑娘——她母親同時也有一定的責任，因為是她，在她邀請張生和他們交往，讓自己的女兒面臨風險：

“鶯鶯詩”

殷紅淺碧舊衣裳
取次梳頭闌澹粧
夜合帶煙籠曉日
牡丹經雨泣殘陽
依稀似笑還非笑
徬彿聞香不是香

頻動橫波嬌不語
等閒教見小兒郎”

在“鶯鶯傳”本文中，她不但會誘惑人，而且將她看成一個實際上非常陰險的評價比比皆是。

“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lu2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

而張生終於與她遠離的決定被他的圈子所稱贊：

« 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 »

這種富有矛盾的，具有兩面性的鶯鶯的形象被現代評論家經常不被理解。從後來的倫理道德來看，鶯鶯是一個極其忠實的人，而她的誠懇的愛情被一個負心郎所辜負。

在《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一書中，王季思寫道：

“從小說的末端看，作者是企圖把崔鶯鶯寫成一個“不妖其神，必妖於人”的“尤物”，用以辯解他對於一個少女的“始亂終棄”的罪惡行為的。然而通過這篇作品所反應的深刻的現實內容，我們從客觀事實中得出的結論，恰恰和作者的主管意圖相反：崔鶯鶯是善良的，她的不幸遭遇是值得我們深切同情的；而張生的行為卻露骨地表現了封建社會里的士大夫對待婦女的殘忍無恥，在他以欺騙的手段玩弄了一個善良的少女之後，又以無賴的口吻kou3wen3來辯解自己的負心。”

總起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封建貴族意識形態思想的唐代傳奇里，張生也好，鶯鶯也好，兩者都受到濃厚的社會束縛與偏見。他們的真實自我的表現是相當有限的，而他們的性行與他們自己的願望的真實性的關係是很不明確的。

從這個角度上，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可以視為轉折點。在本著作中，兩個主人公大大地堅持了自己的主張，可以說他們比“鶯鶯傳”中的情人更有自我，而這個自我所表現出的願望，包括主體性慾望的實現，公開地忽略了社會規則，敢於挑戰家庭秩序，並且與有權威者發生直接的對抗。對於違背了自己的諾言的母親，崔鶯鶯通過自己的代言人，即她的奴婢紅娘，毫無忌憚地指責了母親的過失和自己主觀選擇的合理性：

“【仙呂調】 【六麼令】

“夫人息怒，
聽妾話縱由，
不須堂上，
高聲揮喝罵無休。
君瑞又多才多藝，
咱姐姐又風流。
彼此無夫無婦，
這時分相見，
夫人何必苦追求！

[.....]

【尾】

“一雙兒心意兩相投，
夫人白甚閒疙皺？
休疙皺，
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當日亂軍屯寺，夫人、小娘子皆欲就死。張生與先相無舊，非慕鶯之顏色，欲謀親禮，豈肯區區陳退軍之策，使夫人、小娘子得有今日？事定之後，夫人以兄妹繼之，非生本心，以此成疾，幾至不起。鶯不守義而忘恩，每侍湯藥，願兄安慰。夫人聰明者，更夜幼女潛見鰥男，何必研問，是非禮也。夫人罪妾，夫人安得無咎？失治家之道。外不能報生之恩，內不能蔽鶯之醜，取笑於親戚，取謗於他人。願夫人裁之。”

在她要求崔夫人“通男女之真情”的時候，紅娘已經為兩個情人的慾望要求平等的待遇，甚至可以說，在“西廂記諸宮調”里，女性形象已遠遠超出男人形象。在“鶯鶯傳”里當為傲慢的負心郎的張生現在轉成一個恰恰相反的、戰戰兢兢地，連做夢的時候也期待著神仙似的鶯鶯在月亮光芒中的出現。現在是男人需要證明自己值得徵求女人的戀愛，而為了得到這個戀愛他必須忠實於她並且為她戰勝各種困難——例如黃榜題名。他成

為了某種程度上有些虛弱的現代英雄。

這個鶯鶯是有個很強的自我了，而這個自我的一個最明顯的表現是她怎麼樣忽視一切禮節而遂著私情，拋棄門第觀念的束縛，自主地決定獻身於張生。在王實甫“西廂記”的寫作藝術中巫山雲雨之事描寫得空前的具體：

”[勝葫蘆]

[...] 春至人間花弄色，
將柳腰款擺，
花心輕拆，
露滴牡丹開。

[么]

但蘸著些兒麻上來，
魚水得和諧，
嫩蕊嬌香蝶恣採。
半推半就，
又驚又愛，
檀口搵香腮。

[末跪云]

謝小姐不棄張珙，今夕得就枕席，異日犬馬之報。

[旦云]

妾千金之軀，一旦去之。此身皆託於足下，勿以他日見棄，使妾有白頭之嘆。

[末云]

小生焉敢如此！

[末看手帕科]

[後庭花]

春羅原瑩白，
早見紅香點嫩色。

[旦云]

羞人答答的，看甚麼。

[末唱]

燈下偷睛覷，胸前著肉揣。暢奇哉！“

但到底這個夢的實現，如前所說，是男人筆下的夢想——或者是否應該說“幻想”？

明末清初的知名文學評論大師金聖嘆在他評點“西廂記”時，深深地改編了它的原文：這也是大家都知到的。而在“金批西廂”這個巫山雲雨一段中，金聖嘆徹底刪掉了所有的——象甚麼“羞人答答”之類的——他刪掉了所有的鶯鶯發出的白，讓她從頭到尾一點也不吭聲，猶如他在這個時刻想擦掉她的根本存在。在科白中他同時也重復地加上“鶯鶯不語科”等詞句。

有趣的是，他那樣做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回到了“鶯鶯傳”的原意——即一個幾乎把鶯鶯當作幻影的故事：

“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

簡單的說起來，我認為金聖嘆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他想否定他當時對於“西廂記”的最負面的評價——象：“西廂記”是淫書等——，但他更廣義地試圖把鶯鶯的形象昇華為一個純粹的（在男人心目中的）女性理想。所以他盡力讓“雙文”的形象顯得盡可能的模糊不清，不可預測，更加神秘無形。引用金聖嘆的原話，

“雙文 [...] 玄之又玄，幾乎玄殺也！”

金聖嘆用各種方式讓崔鶯鶯化為一個純正的夢想客體，把她同時也做為一個純粹的文學主題，以至於他雖然說到：

[...]“西廂記”亦止為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雙文是也。（“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四十九）

但同時也認為：

“西廂記”乃是如此神理，舊時見人教諸忤奴於紅氍毹qu2shu1上扮演之，此大過也。（“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七十九）

這種判斷是很特殊的：哪怕有多少表演性特徵的戲劇名作“西廂記”，他說是絕對不能上演的。

遂著這個邏輯，為了上京應試而離開了普救寺的張生，迷迷糊糊地不知道他剛離開的崔鶯鶯是夢是真，而他在草橋店裡從夢中醒過來上路的時候，並不期待未來會帶來任何大團圓的結局。（所以金聖嘆認為此情節之後的“西廂記”第五卷純屬狗續貂尾。）

在卷四之四的【新水令】兩句之後，

【新水令】

望蒲東蕭寺暮雲遮，

慘離情半林黃葉！

金聖嘆有如此批語：

只用二句文字，便將上來一部“西廂”一十五篇若干淚點、血點，香很、粉痕，如風迅掃，隔成異域，最是慈悲文字也。

到底可以說他的觀點與元稹差距不大：無論是妖物或者神仙，觀音等，男人筆下的做為女性精髓本身的崔鶯鶯好像把對方引入了異域似的。這是一個同時既富有著魅力又顯得極其陌生的，而且捉不到的，雙重的“他者”的形象。